

白 银 资 本

——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安德烈·贡德·弗兰克著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刘北成 译摇摇

中央编译出版社

书评摘要

这部著作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从根本上反思世界历史,是绝对必要的。

——艾伯特·伯格森,亚利桑那大学教授

这是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令人耳目一新。气势之大,无与伦比。

——肯尼思·波梅兰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授

作者重新界定了我们评价“欧洲的兴起”的基线。这部著作肯定会成为一个新起点。

——王国斌,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授

这是一部总结千年历史的书,会从根本上影响下一代研究者的学术理解。

——马克·塞尔登,纽约州立大学

《白银资本》是改变我们对近代早期世界经济的认识的壮举。

——彼得·珀杜,麻省理工学院

这部著作是向流行观念挑战的原点。它激发和迫使人们反思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历史。

——哈班斯·穆克希亚《印度快报》

《白银资本》的最大优点在于,它迫使读者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世界历史。正统观念认为,欧洲创造了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欧洲的这种领先地位决定了以后的世界发展。而这部著作的精彩分析对这种正统观念的根基提出了挑战。

——索布希克·查卡巴尔蒂《政治家》

无论从学术角度还是从人格角度看,这部著作都勇气非凡。它主张改变学术和政治观念的方向。事实会证明,它是一部必读书。

——杰克·古迪,剑桥圣约翰学院

《白银资本》应该成为当下的一部经典之作。

——马丁·刘易斯,杜克大学

无论是对整个世界经济史的研究,或是对亚洲、特别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历史地位的研究,本书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浦山,中国社会科学院

摇摇实际上 ,只有普遍历史 ,没有别的历史。

——列奥波德·冯·兰克

没有什么欧洲史 ,只有世界史。

——马克·布洛赫

历史的特点是 ,各种交替运动穿越了把欧亚分成东西方的想象界线。

——希罗多德

历史就是全人类的全部东西。……在撰写历史时 ,最重要的方法论问题或许就是揭示为什么对于一个具体历史事件 ,各种历史学家往往基于相同的或相似的证据却作出截然不同的解释。

——哈特维尔

真理的最大敌人往往并不是故意编造的谎言 ,而是长期流传的似是而非的神话。

——约翰·云尼迪

爆震城东方 ;有光泽的、闪亮的、珍贵的 ;光芒四射的 ,升起的新生 ;可以让人确定或找到方向的地方或严格界定的位置 ;使人认清形势 ;直接面对一个方向 ;决定一个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 ;面向东方。

爆震城确定新方向 ,重新调整 ,改变方向。

——《简明牛津词典》

目摇摇录

重构全球主义的世界图景	陈燕谷 员
序摇摇言	王国斌 员
中文版前言	安德烈·贡德·弗兰克 员
前摇摇言	员
<u>第 员章摇摇导论：真实的世界历史与欧洲中心论的社会理论</u>	员
员 整体主义方法论与对象	员
员 坚持全球观念，反对欧洲中心论	猿
(员) 斯密、马克思和韦伯	猿
(圆) 当代的欧洲中心论及其批判者	源
(猿) 经济史学家们	缘

(源) 近期社会理论的局限	缘
猿援一种全球经济视野的轮廓	缘
源援对阻力和障碍的预见与辩驳	苑

第 圆章 摇全球贸易的旋转木马(员圆园年—员圆园年)摇

愿

员援世界经济的导论	愿
(员) 员世纪和 员世纪时的前身	愿
(圆) “ 哥伦布交流 ” 及其后果	愿
(猿) 世界经济中某些被忽视的特点	员
圆援世界劳动分工和贸易平衡	员
(员) 全球经济的图示	员
(圆) 美洲	员
(猿) 非洲	员
(源) 欧洲	员
(缘) 西亚	员
奥斯曼帝国	员
萨菲王朝时期的波斯	员
(远) 印度与印度洋	员
印度北部	员
古吉拉特和马拉巴尔	员
科罗曼德尔	员
孟加拉	员
(苑) 东南亚	员
群岛和岛屿	员
大陆	员

(愿) 日本	员苑
(怨) 中国	员园
人口、生产和贸易	员圆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	员缘
(员园) 中亚	员猿
(员员) 俄国和波罗的海地区	员怨
(员圆) 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总结	员猿

第 猿章 摇货币周游世界 推动世界旋转

员园

员 世界货币的生产与交换	员员
(员) 全球大赌场的微观和宏观吸引力	员猿
(圆) 在全球大赌场中的交易和赌博	员园
(猿) 数字游戏	员源
白银	员缘
黄金	员源
信贷	员缘
圆 赢家如何使用他们的金钱?	员苑
(员) 囤积说	员苑
(圆) 货币计量学中的通货膨胀和生产	员怨
(猿) 货币对拓殖和生产扩张的促进	员缘
印度	员缘
中国	员愿
亚洲其他地区	员园

第 源章摆全球经济 :比较与联系

源源

员援数量 :人口、生产、生产力、收入和贸易	源缘
(员) 人口、生产和收入	源苑
(圆) 生产力和竞争力	源苑
(猿) 员源年—员源年的世界贸易	源员
圆援质量 科学与技术	源员
(员) 贬低亚洲科技的欧洲中心论	源员
火炮	源猿
造船业	源缘
印刷术	源怨
纺织业	源怨
冶金、煤炭和动力	源员
运输	源猿
(圆) 世界的技术发展	源源
猿援机制 经济和金融制度	源缘
(员) 亚洲和欧洲的制度比较与联系	源怨
(圆) 全球的制度联系	源园
印度	源苑
中国	猿园

第 缘章摆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

猿员

员援同时性不是巧合	猿源
圆援研究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	猿苑
(员) 人口—结构分析	猿苑

(圆) 有一个“员苑世纪危机”吗？	猿愿
(猿) 员源年的银货危机	猿缘
(源) 康德拉捷夫分析	猿园
(缘) 员源—员源年康德拉捷夫“月”阶段：危机 和衰退	猿源
(远) 一种更广阔的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	猿愿

第 远章 西方为什么能够(暂时地)胜出？

猿

员是否有一个长周期的滑行轨道？	猿
圆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	园
(员) 印度的衰落	源
(圆) 亚洲其他地区的衰落	园
猿西方是如何兴起的？	缘
(员) 爬上亚洲的肩膀	苑
(圆) 技术变革的供给与需求	缘
(猿) 资本的供给与来源	苑
源一种全球经济的人口解释	园
(员) 一个人口经济模式	园
(圆) 一种高度平衡的陷阱？	缘
(猿) 有关 员源—员源年的证据	源
(源) 员源年的转折	远
(缘) 对这种解释的质疑与修改	怨
(远) 印度、中国、欧洲和整个世界的转变	员
印度	员
中国	园

西欧	源猿
世界其他地区	源缘
(苑) 关于过去的结论和对于未来的意义	源远

第 苑章 历史研究的结论和理论上的意义

源园

历史研究的结论 欧洲中心论皇帝没穿衣服	源园
(员) 亚细亚生产方式	源园
(圆) 欧洲特殊论	源源
(猿) 究竟是欧洲的世界体系还是全球经济?	源愿
(源) 缘年 连续还是断裂?	源园
(缘) 资本主义?	源园
(远) 霸权?	源缘
(苑) 西方的兴起与工业革命	源远
(愿) 空洞的概念与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	源愿
理论意义 :从一种全球视野看	源猿
(员) 整体主义 还是部分主义	源源
(圆) 共性和相似 还是特性和差异	源远
(猿) 连续性 还是不连续性	源苑
(源) 横向整合 还是纵向分割	源园
(缘) 周期 还是直线	源猿
(远) 能动性 还是结构	源怨
(苑) 一个世界经济果壳里的欧洲	源园
(愿) 文明冲突的无政府状态中的“圣战与大世界”	源远

英文参考文献.....	源园
译者后记.....	缘园

重构全球主义的世界图景

好几年前就听说弗兰克在撰写一本新书，要对现代社会理论和世界历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作一次总的清算。马克思、韦伯、汤因比、波兰尼、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都在清算之列。1995年《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英文版书名为《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英文书名为《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即获得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头奖。我的基本感觉是，这的确是一本引人入胜的同时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新书。而且更重要的是，不管这种挑战能否成立或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成立，它都肯定会使我们用一种更为复杂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在其中生活的这个世界。

一般而言，就是说不管你持什么立场，学术

界公认的一个事实是 :哥伦布于 1492 年“发现”美洲大陆以及 1498 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水域 ,标志着世界历史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巨大断裂 ,世界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这就是我们依然置身其中并且称之为“现代”的那个时代。在 15 世纪末横渡大洋无疑是一件令人生畏的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 ,如果它不是象征着欧洲社会内部发生了某种决定性的质变 ,而且如果这样的质变没有决定性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的话 ,那么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远航也许就不会和大致同一时期中国的郑和下西洋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然而 ,从来没有人怀疑是哥伦布和达·伽马而不是郑和翻开了世界历史新的一页。这个基本事实如此深刻地铭写在我们的思想、感觉和语言的深处 ,以致我们根本不会用一种不同的方式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和叙事我们的经历了。

世界历史的断裂和质变同时在两个方面呈现出来 :在时间性维度上标志着“现代”开始与“过去”或“传统”构成一组二元对立 ,在空间维度上标志着西方与世界其他地区(欧洲与亚洲、非洲、美洲)之间存在着本质性差异 :现代的进步的创新的开放的西方对传统的停滞的保守的封闭的东方。这种既是现代性又是西方特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 科学理性 ? 新教伦理 资本主义精神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 现代民族国家 ? 自我调节的自由市场经济 ? 总而言之 ,西方为什么如此独特如此优越 ? 这种独特和优越的现代性是怎样从西方的躯体内部演变和进化而来的呢 ? 它又是怎样从西方向其他地区传播和扩散的呢 ? 而后者又是怎样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作出回应的呢 ? 等等等等。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基本上是围绕着这样一些欧洲中心主义的目的论预设建构起来的 ,不同的思想流派也是针对上述问题给出

自己的解释和行动规划的。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和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理论只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然而,不管马克思和韦伯以及他们各自的追随者是如何针锋相对,他们的理论和解释模式还是有着一些共同的假设前提:资本主义标志着世界历史的断裂和质变,影响和决定整个世界命运的裂变发生在欧洲内部并且是由于欧洲社会内部的某些特殊性而发生的,这两点又要依赖另外一个假设前提,即欧洲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实体而存在的,从而是一个合理的分析单位,也正因为如此在它“内部”发生的变化才会如此重要。弗兰克认为,这个三位一体的假设前提构成全部现代历史研究和社会理论的马其诺防线,他在新著《白银资本》里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要突破这道欧洲中心主义防线,看看它后面的真实世界,究竟是欧洲造就了世界,还是世界造就了欧洲。

弗兰克的学术生涯和一般学者相比较,戏剧性色彩似乎稍多一些。他本是土生土长的德国人,20世纪40年代中期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导师是大名鼎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不过这种关系并没有演出一个名师高徒的故事,因为他的激进的左翼政治立场使他无法认同而且也不见容于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结果是弄得他差点毕不了业。在思想上,他更多地受到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巴兰和斯威奇的影响,特别关注殖民地和前殖民地的欠发达状况。毕业后弗兰克只身来到拉丁美洲(据他自己说是去打游击的),曾先后在巴西大学、墨西哥国立大学和智利大学等拉美各国的大学任教,直到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将他驱逐出境,作为一名流亡者被“流放”到自己的故乡——柏林。与此同时,他的老师弗里德曼则在智利电视台的《观察家》节目中向皮诺切特推销“休克疗法”。这十多年

时间无疑是弗兰克一生最锋芒毕露光彩夺目的时期,在实地研究拉丁美洲欠发达的原因的同时,他还作为一个“本地人”加入智利的社会主义政党,深深地卷入拉丁美洲的社会政治斗争。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发表的《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欠发达》(1970)、《拉丁美洲:欠发达还是革命》(1972)、《流氓资产阶级》(1974)、《世界性积累》(1975-1979)、《依附性积累与欠发达》(1979)等著作,使弗兰克成为“依附理论”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在一定意义上,战后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论是可以泛称为世界体系理论的学术思潮的一部分,这个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沃勒斯坦(1916-1992,主要著作有三卷本的《现代世界体系》)、萨米尔·阿明(1929-1996,主要著作有《世界规模的积累》、《不平等的发展》、《脱钩》)、阿瑞吉(1923-1993,主要著作有《帝国主义地理学》、《漫长的二十世纪》)等。世界体系理论基本上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变体,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虽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流派,但他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和世界体系分析有着明显的亲缘关系。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改变了马克思《资本论》那种对资本主义的“理想型”分析,突破了“社会”与“民族—国家”之间暧昧而又含混的等同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分析资本主义实际的展开过程,尤其侧重于考察现代世界是如何围绕资本主义中心地带把各个地区编织到一个共同的互相联系的不平等的体系之中的,资本积累是如何在使某些地区发达的同时在另一些地区制造出欠发达状态的,等等。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弗兰克和阿明的研究更为直接地和第三世界的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但是,从1970年代后期,弗兰克

开始与其他世界体系分析学者发生越来越大的分歧,其原因固然和他的政治立场的激进色彩逐渐消退或转移方向有关,但也涉及对一系列重大学术问题的不同理解。弗兰克思想历程中的这次变化是理解《白银资本》的必要的背景,因为它与弗兰克早期的研究固然保持着一定的连续性,但是断裂的一面无疑更为重要。

1989年阿拉伯裔美国学者阿布·原卢格霍特(Abu-Lughod, Leila)发表《在欧洲霸权之前:1500—1600年间的世界体系》一书,成为世界体系理论发生分化的契机。阿布·原卢格霍特提出的新观点是,在15世纪以后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出现之前就曾经存在过另外一个世界体系,同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地区相比较,亚洲在这个较早的世界体系中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阿布·原卢格霍特并不企图对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提出挑战,她认为这个世界体系到16世纪就已解体,并且在一个世纪后由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新的现代世界体系取而代之。但是,在现代之前就已经存在着一个包括欧亚非三大洲的世界体系这一观点却使弗兰克开始怀疑他自己一向认同并为其作出贡献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在评论阿布·原卢格霍特的书评里,弗兰克提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许并不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世界体系,而只是阿布·原卢格霍特所说的同一个世界体系的延续。然而,他进一步问道,如果这个世界体系比通常所说的早二百年就已经存在了,那么它为什么不会更早一些呢?据他说他在智利时就认为,世界体系是不可能像雅典娜从宙斯的脑袋里跳出来那样突然降生于世的。这就是说,在现代世界体系之前必然已经存在着某种可以称为体系的东西。促使哥伦布和达·伽马航海探险的动力是什么?是发现通往“东方”的新路线,而不是

开始建立东西方之间的联系。这难道不恰好说明东西方在**五百年**以前就已经存在于一个世界体系之中,而且促使哥伦布和达·伽马航海探险的不正是这个体系的结构和动力吗?因此,不能首先把欧洲视为一个独立的实体,然后再设法从它内部找到变化的根源。相反,世界体系内部的欧洲部分的变化是和整个体系以及体系的其他部分密切相关的,例如,奥斯曼帝国的兴起对传统的东西方贸易通道的决定性影响。在随后的几年里,弗兰克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探讨建立一种新的世界体系理论的可能性。这些努力的方向和结果充分体现在**1979年**他和英国学者吉尔斯)出版的一本新书的标题中:《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

简单地说,弗兰克的新理论至少包含以下几点重要的变化:一、我们在其中生活的这同一个世界体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和五百年前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体系里。这个变化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弗兰克实际上否认了“现代性”的存在。二、资本积累过程是(世界体系)历史的推动力。弗兰克原来和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等人一样,认为持续的永不休止的资本积累是“现代世界体系”赖以同其他世界体系相区别的基本特征。但是现在他要证明“现代”世界体系在这方面并不那么与众不同,同样的资本积累过程几千年来在世界体系中一直发挥主要作用(如果不是唯一的主要作用)。永不休止的积累是贯穿于整个世界体系历史的竞争压力。这就是说本质上被理解为一种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生活方式和现代文明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或者用弗兰克自己的话来说,它不过是一个编造出来的“欧洲中心主义神话”。三、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是“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家和依附理论家都